

第一章 萨拉热窝1992

头痛。

“瓦尔特·菲利波维奇——先生？”

他在陌生声音的呼唤下睁开眼。

浅蓝色床单，滋滋作响的白炽灯，玻璃柜子和正俯身观察着他的外国大夫。

是在医院。

这是个有年头的医院，病房并不宽敞，七张病床并排，其中六张空着，他所在的这一张紧邻着窗户，窗外是景色奇异的街道——有点像老式工人小区，但是独栋建筑比高层楼房更多。

还有隐约传来呼喊和人群整齐跺脚的声音。

他很确定从没见过这里，事实上，这里更像是小巷子里会出现的那种私人诊所——除了这些奇怪的异国大夫护士们。

总之不会是协和。

他在思索着这奇怪的地方，还有医生嘴里那奇怪的名字。*

他摸着后脑，和他稍动的念头一起，剧痛从那里出发，把他脑子劈成支离破碎的七十六块，那些莫名其妙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闪电般乱窜，*

“很清醒，你的状况不错——菲利波维奇先生。”

对他说话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外国大夫，正小心捏起眼睛对着一本证件念出“菲利波维奇”这古怪的姓氏。

他错愕的张嘴，干燥的嗓子只发出头一个音节就被堵死。*

“我——”

“请不要着急，瓦尔特。

你刚恢复意识，不要着急，我们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检查。”

大夫转头示意，一个暗金色头发的护士端来一杯水。

外面街上传来的吼叫与跺脚声把玻璃震得咣咣响。

他在护士的帮助下慢慢坐起来。

又是一阵闪电般的头痛。

大夫满意的点头，甚至给了他一个微笑作为鼓励。

“很好，你还记得到这里之前发生了什么吗，瓦尔特？”

“我被足球流氓袭击，我记得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打中脑袋——接着就在这里了。”

外国大夫给了他一个友善的笑容。

他等着大夫接着问下去。

“袭击者呢？你还记得他们是哪里的球迷吗？”

袭击者。

稍一动脑，那种鲜活尖锐的疼痛就会顺着头骨的中缝噼啪作响的冲刺进大脑深处。

他发现只有在不思考的时候那种头痛才不会光临。

伴随着那种头痛，一些陌生而破碎的记忆时而从粼粼的混沌中间闪现。

瓦尔特...菲利波维奇...萨拉热窝。

那些闪现出的记忆并不连贯，他也并非擅长推理的那种家伙，然而除此之外，在这个脑子里他什么也没能找到。

宿醉般的断片。

外国大夫还在等着他的答案，不过看起来没有太多耐心。

于是他试探着做出了猜测。

“上海申花？”“贝尔格莱德红星队。”

他们恰好抢在了同一时刻作答。

沉默。

这沉默和病房中的酒精一起尴尬的挥发充满病房。

大夫清了清嗓子。

“从1945年开始，还从没有中国的足球队造访过萨拉热窝呢，孩子。”

他吃惊的听着这一切，万分难以理解自己和萨拉热窝到底如何扯上了这些关系。

见鬼。

窗外的吼叫渐渐吵闹起来，以至于他不得不提高声音讲话。

“您是说——我是在萨拉热窝吗，大夫？”

大夫尴尬的笑笑，向旁边的护士摊了摊手。

在一系列复杂手势和龇牙咧嘴之后，满头银发的大夫抱歉的宣布他的诊断。

“没错孩子，你正是在萨拉热窝。

你被击中了后脑，从我的经验上说可能这造成一定程度的脑损伤——当然也包括失忆症。”

“失忆症？”

大夫点点头。

他的护士这时候打开窗子看了一眼，接着匆匆的跑出病房。

“我处理过你这样的病人，孩子，你唯一需要的是静养。

有些特效药可以缓解头痛——但是很遗憾，以现在的条件，我什么都做不了。

挪威那里有处理这种症状的新技术，可是南斯拉夫还没有——你还记得你的名字吗？”

他有些挫败的摇了摇头。

大夫想了想，还是好心告诉了他。

“你是瓦尔特，证件上写着——瓦尔特·菲利波维奇。”

他接过属于瓦尔特的证件。

街上传来的鼓噪令人恐慌。

有人在猛烈的撞击墙壁和大门。

轰隆声顺着水泥墙传导到他们这一层，伴随着已经可以清晰可闻的，被数百个喉咙齐声高唱的战歌。

“...和铁托同志在一起！”

“...我们阔步前进！我们高举铁拳！”

“...有谁要破坏团结...”

“...就叫他尝尝我们的铁拳！”

在半分钟之前，那些吼叫和愤怒的歌声还模糊难辨，可是现在他甚至能够听清歌词里唱着什么。

几乎就来自在紧邻的街道。

大夫转过身，慌慌张张的试着关上窗户，却被突然震碎的玻璃泼了一身。

他的皮鞋后跟磨损得厉害，踩在地板的碎玻璃上险些滑倒。

“我需要你离开这里，瓦尔特，有些暴徒正聚在大街上——”

大夫还没说完。

砰。

楼下传来大门被撞开的巨响，紧接着脏话和纷乱的皮鞋声冲进这间狭小的诊所。

“宰了那些克罗地亚狗崽子！”

“解放萨拉热窝！”

“雅加达！”“雅加达！”

瓦尔特还没来得及从病床上下来，那些人已经率先冲进了他的病房。

暴乱。

这是暴乱。

他在电视上见过这样的事，那些示威者该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切格瓦拉或者毛的头像，示威者身处狂热失智的队伍中央，误以为自己也拥有那样伟大的信念。

本该那样。*

但是眼前的这些人手里拿着的，是货真价实的武器。

M56式自动步枪，M76式准射步枪，一些他叫不出名字的手枪，消防斧，焊上了西餐刀的自来水管。

这些萨拉热窝人就以这副狂野的姿态和瓦尔特打了要命的招呼。*

大夫试图挡住病房门口，却被人推搡的步步后退。

“我——必须提醒你们我是一个意大利医生，这是一家意大利诊所——”

“去你的意大利，你这走狗。”

一个长着浅色雀斑的年轻人冲上来给了大夫一记干脆的耳光。

这是一伙里领头的。

“美国佬的狗！”“我们阉了他！”

示威者们兴奋得上蹿下跳，可是身为小团伙领袖的雀斑青年却带着疑惑的脸向瓦尔特走来。*

他的领子被雀斑青年一把揪住。*

“瓦尔特！”

“什么——”

“瓦尔特·菲利波维奇！”

那雀斑青年长得高大，操着蛮横粗野的腔调对准他的耳朵喊。*

“你在这意大利走狗的医院呆着干什么？”

“你脑子坏了吗，瓦尔特？你应该在家里，和你妹妹在一起！”

楼下示威者跺脚造成的震颤浪潮般把这间混凝土诊所撼动发颤。*

白炽灯在他们头顶危险的摇晃，灰尘落在他们额头上。

长着雀斑的高大青年揪着瓦尔特的领子，转身对着些不肯进来挨灯管砸的示威者们扯起嗓子吼。

“他是我的朋友！瓦尔特！”

“这家伙和我上同一个小学，接着念了同一个初中，同一个高中——我向玛丽亚发誓，他是个波斯尼亚老实人——”

瓦尔特被这脖子上青筋暴出的狂热朋友拎在手里，没有丝毫可能搞清楚情况。

没人能搞清楚情况。

“他记不起来了！”大夫在墙角里冲雀斑青年大喊，“他得了失忆症！”

“什么？”

雀斑少年敏捷躲过一枝突然从屋顶震落的灯管。

“他没有记忆了！”

“失忆症！这叫失忆症！”

那长着雀斑的年轻人打算说什么，却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断。

砰。

稀里哗啦的墙皮和碎玻璃掉落在他们的头发上，一梭子弹紧跟着哒哒打烂屋顶。

示威者惊恐的一哄而散，意大利大夫抓住机会溜出病房。

瓦尔特被雀斑青年抓着，连滚带爬躲进床底下。

“见鬼！”

“你还记得我吗？你能自己回家吗？”

“瓦尔特！瓦尔特！”

雀斑青年揪着他的领子，生动鲁莽的晃荡着他的脑袋。

他一直试着讲话，可是摇晃和剧烈的头痛让他一个字也说不出，直到雀斑青年果断的把他扛起来冲下楼。*

他们窜出诊所的大门。

外面全副武装的士兵没有搭理这两个落单的青年，他们忙着围剿那些成群结队的示威人群。

雀斑青年背着他穿过高高低低的街道和小巷。

一台货真价实的坦克在他们经过的路口等红灯，六个士兵拥挤的坐在坦克上，眼神如死人般空洞。

瓦尔特认出那是台有名的T-34-85。

街道上落着示威者扔下的肖像和标语。

市场的大门敞开着，仿佛刚被抢劫过，市场的门口还立着奥运五环和巨幅宣传画。

宣传画上有一个人头发光亮的美丽女人，她搂着许多不同发色的儿童，他们幸福的微笑着，衬衫上写着同一行字。

欢迎来到萨拉热窝！

第二章 瓦尔特

1992年4月3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萨拉热窝，新萨拉热窝区，多布林亚街道。

这是从医院苏醒算起的第二天，瓦尔特蹲在自家门廊上，手里抓着耗尽心力整理出来的全部情报。

他从头到尾默默看完了整个日出。

兹拉塔·菲利波维奇。

他盯着本子第一页上的签名默默惆怅。兹拉塔，这是他妹妹的名字。小姑娘昨天留在她的音乐老师家里过夜，让他有机会拿走她的一个作业本抄成目前的情报册。*

他已经适应了新身份，这个名叫瓦尔特的青年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父母和一个十岁的小妹妹，所有家庭成员目前都还完整的活着。*

万幸。

他还没能完整继承这具身体原本主人的全部记忆，但是有些情报只需要历史书和报纸就能了解清楚。

简单的说，他正坐在一只塞满了火药的马桶上。

这个时候的萨拉热窝，绝非安全之地。

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在整个八十年代，肆无忌惮的美国人已经把他们的手伸进每一个东欧国家。随着南斯拉夫的唯一领袖——铁托的离世，分裂的阴影重新笼罩了这个跌跌撞撞的社会主义联邦国。

或者说，分裂的阴影从未走远。

在巴尔干半岛狭小的一角，一些信仰不同斯拉夫人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彼此屠杀中彻底分化成了三个民族：东正教塞尔维亚，天主教克罗地亚，穆斯林波斯尼亚。

按照南斯拉夫民族学家的学问，这样一套民族划分是不容置辩的人种学真理，可是在瓦尔特看来，所谓波斯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之间的区别比北京话和天津话之间的更加细微。

塞族固执的认为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然而他们缺乏团结其他民族的力量。从二十世纪开始，无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是个国王或是党卫军，民族仇恨和彼此屠杀日复一日——女人被卖到外国，孩子在操场上被枪毙——直到扛着红旗的队伍终于解放了所有人。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六个共和国向铁托元帅献上了他们忠诚。

而铁托回报人民以尊严。*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始终未曾向铁幕任何一侧屈服，他的南斯拉夫拥有柏林墙以东里最好的音乐，最精彩的电影，最开放的文化部，和最富有的人民。

这样的好日子过了四十年。

可是巴尔干从来不缺狂人和屠夫。

现在轮到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这个高大勇猛的塞尔维亚人煽动了几场成功的动乱，随之声名鹊起。1987年米洛舍维奇继任塞尔维亚总书记，在改组的塞尔维亚社会党中赢得连任选举，紧接着在不能说的年份开始担任南斯拉夫主席团主席。

当天塞尔维亚报纸头版上印着他的巨型头像，标题是“为了民族！为了正义！”

他掌握了主席团之后的第一次讲话，就点燃了塞尔维亚人狂野的民族热情，把所有其他共和国推得离联邦更远。

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接连宣布独立，米洛舍维奇派去了十五个装甲团接着深陷治安战的泥淖——克族人顽强抵抗，而当地的塞族人趁机成立武装割据。*

内战在1991年彻底爆发。

“再也没有南斯拉夫了。”萨拉热窝解放报的头条是这么说的。

波黑共和国的命运尚未确定，人民却和发生在北方的战争一样分裂了。

塞族人希望加入塞尔维亚建立一个崭新的大塞尔维亚共和国，克族人谋划着联邦政治，而孤立无援的穆族坚持成立集权政府。

三族的领袖互相攻讦，失去信仰的人民拒绝彼此信任。

独立公投在三分之一国民弃权的情况下被宣布通过，接着是此起彼伏的游行，灾难性的内讧和各族极端分子展开的恐怖活动。

时任波黑主席伊泽特贝戈维奇和米洛舍维奇在电视节目中直播对骂。整个1992年3月，萨拉热窝有一百条性命死于枪击。

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在自己的婚礼上被当场炸死，在警察局地窖里发现了切成碎块的波斯尼亚记者尸体。

3月底，米洛舍维奇采取了军事行动。

战火在与塞尔维亚的边境燃起，迅速深入波黑内地。

北约还在观望。

法国人和米洛舍维奇通过了数项秘密交易，唐宁街10号打定主意不做出头鸟，德国政府还在处理愤懑的东德人。在美利坚，共和党的外交部铁板一块，拒绝执行克林顿签发的每条总统令。*

波黑的当权者惊慌失措，任由塞尔维亚人就地接管了本该属于旧人民军的装备，轰隆轰隆沿着他们父辈参与建设的高速公路挺进波黑的腹地。

萨拉热窝的新闻官在真理报上鼓吹波黑终将胜利，可是每日消息显示战线明确无疑的后退着。

就算再不敏感的人，也明白仗要打到萨拉热窝来了。

这就是穿越。

穿越者瓦尔特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了一整夜旧报纸，才整理出所有这些线索。*

他的前世并不努力好学，更没听说过任何关于波黑内战的故事，好在他穿越到了一个能读报纸的年代，而他这具身体的父亲正是萨拉热窝解放报的记者。

除开穿越后的头痛和水土不服，这具身体目前状况还不错。

他十七周岁，单身，是高中生以及萨拉热窝自由人队青年队球员。

189公分，黑色卷发，波斯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混血，十分健康，每天清晨都会勃起。

总的来说，一具很好的身体。

问题在穿越者这里。

他前世所擅长的技术只有两样：大摇大摆的开进属于自己的小区，挨家挨户从那些本该过上好日子的穷人那里收取房租；或者站在工人体育场那只属于他的宝座上，大骂所有外国和外省的足球运动员是无与伦比的大傻逼。

一个剥削工人阶级为生的废物。

继续留在萨拉热窝，瓦尔特·菲利波维奇绝无可能撑过这场将要来临的战争。

两条出路。

要么马上坐飞机去外国，逃得越远越好。

要么是火车。

瓦尔特用拉丁字母在作业本上重重写下“逃亡！”这个词。

他忧郁的想象着这场将要摧毁这座城市的战争。

邻居家的收音机在播报早间气象。

现在是1992年4月3日，上午7点15分42秒，空气湿度45%，气压1007.6百帕，东北风，风速是2.8米每秒，一对漂亮的情人骑自行车穿过这个街区，瓦尔特从头到尾读完了他整理出来的情报决定逃亡，25分钟之前，塞族军队占领了萨拉热窝郊区最外围的收费站。

“瓦尔特！瓦尔特！”

“米卡阿姨早上打了电话，她说帕夫列打算开车把兹拉塔送回来——”

一个穿着围裙，手指上沾着面粉并且面色红润的中年女人从他身后的屋子里走出来，“你能帮我在这里等着他们吗，孩子？”

那是他母亲。

瓦尔特点点头。

他还没有从忧郁中间把自己抽出来。

十五分钟后一台灰色的轿车拐过路口，短促的鸣笛后停在他们的房子之前，接着一个英俊健壮的年轻男人跳下车，给瓦尔特来了一个结实热情的拥抱。

第三章 足球运动员与他的家人

“瓦尔特！你还好吗？”

“米兰告诉我，你记不起来东西了？”

英俊的年轻男人松开瓦尔特，但是依然像对待小弟弟般拍着他的脸，“他还说要不是正好在医院撞上你，你就完蛋了。”

“是失忆症，已经在好转了。”

瓦尔特做着生硬的解释，一边生疏的从脑子里取出关于眼前这人的记忆。

帕夫列·阿克马季奇，波斯尼亚族。

萨拉热窝自由人队的新星，在青年队里的时候曾是瓦尔特的队长。

阿克马季奇家与菲利波维奇是世交：帕夫列的母亲在音乐学院教书，是瓦尔特和妹妹的启蒙钢琴老师；帕夫列的妹妹与瓦尔特的妹妹是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他们还有一个父亲，曾经是人民钢厂的书记，在八十年代因为欠薪被愤怒的钢厂工人吊上路灯。

他和瓦尔特从小学起就彼此认识，瓦尔特参加过他的婚礼，他头一个孩子的降生礼，他父亲和他第二个孩子的葬礼。

“你不应该出门的。”

帕夫列站在屋檐下点起烟，“听说塞尔维亚主义者什么都砸，还有人持枪袭击了幼儿园。”

现在萨拉热窝起了雾，烟头随着帕夫列的呼吸在湿漉漉的雾气中一明一灭。

包围着萨拉热窝的群山深处有哒哒的枪响传来。

希望那只是幻听。

瓦尔特把抄满情报的作业本卷起来塞进后兜里。

“我一醒过来就在诊所了，甚至记不起来什么人把我送进去的。”

“米兰说你那时候状况很差，还任由一个意大利间谍摆弄。”帕夫列和一个认出来他是谁的路人抬手打了招呼，“我听说有青年队球员被足球流氓堵住揍了，但是没想到那是你。”

“状态很差是真的，但是没见过什么意大利间谍。”

米兰。

瓦尔特转动着生锈的脑子，终于想起这是那个把自己从诊所背出来的雀斑青年。

米兰——米兰科，米兰科·伊厉奇。

那是个塞族小伙子，热心政治和大塞尔维亚主义，会把领袖米洛舍维奇的画像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卧室墙上。

但他同时也是瓦尔特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住在同一条街，共同度过了整个学生时代，并肩迎战校园流氓，在十四岁上同时被足球队选中，随后的三年间在青年联赛成长为默契强大的锋线双箭头。

瓦尔特想到这些的时候有些隐约的头疼。

群山中哒哒枪声停下来了。

被政治所分裂的挚友们在萨拉热窝战争漩涡中央安静的彼此思念。

“兹拉塔在车上，她在路上睡着了。”帕夫列抬起头，把最后一口烟舒畅的吐进晨雾里，“我妈妈总是给她吃太多波斯尼亚馅饼。”

瓦尔特看着帕夫列拉开后门，他的亲妹妹如同小狐狸般团成一团趴在座位上。

“全都在这——

兹拉塔，木吉他，还有她的摄像机。”

帕夫列把后排车座上的东西一件一件交给他。

睡梦中的小姑娘晕乎乎的念叨了一句“瓦尔特”，把少女昏睡的口水蹭在他的肩膀上。

她的瓦尔特仿佛衣帽架般抱着她，一支木吉他，还有一台沉重的家用摄像机。

“见鬼，这摄像机干什么用的？”

“家庭作业要用。”

帕夫列坐上驾驶位。他耸耸肩，用手胡乱捋了下他的头发，“兹拉塔和我妹妹打算拍摄人们对时政的意见——她们的政治课老师净是些混蛋主意。”

他用力拉上车门，摇下车窗挥手告别。

“我还得去训练，再会瓦尔特，再会！”

灰色轿车慢慢从这栋房子的门廊前倒进街道，帕夫列一只手握住方向盘，腾出另一只手给自己新点上一支香烟。

瓦尔特看着即将上路的轿车和它正在喷出的铅灰色尾气，他忽然忍不住大喊。

“帕夫列！”

“怎么？”

“你想过逃亡吗？”

帕夫列——这个萨拉热窝球星困惑的皱着眉头，他的轿车静静的停在街道中央。

“逃亡？”

“逃亡！带着你妈妈，妹妹，你的老婆和孩子——离开萨拉热窝，去个能专心踢球的地方。”

帕夫列笑了。

这笑容让瓦尔特突然觉得，这人少年时候一定很英俊。

“球队告诉我，要想挣到这赛季的奖金，我起码得干到夏天赛季结束。没有钱，我没法去别的地方踢球，”帕夫列向他无奈的笑笑，“我可还有一整个家要养呐，总不能叫我妹妹去外国挨饿。”

“再会！”

这个萨拉热窝球星猛一脚踩上油门，银色轿车渐渐远离这栋房子和无话可说的瓦尔特。

不羁的口哨和他最后的祝福随风而逝。

“祝你一路顺风——如果你打算逃离这鬼地方，兄弟！”

瓦尔特呆站在街边，看着那台车和车上的波斯尼亚球星拐过远处的路口。

这是他在新世界第一次失败的拯救。*

他拒绝去想象帕夫会在接下来的战争中遭遇什么，那让他必须直面自己的渺小和虚弱，然而还是忍不住为帕夫列一家遗憾——他在这具身体的记忆和留有温度的拥抱里找到了一种真诚可靠的东西，一种他几乎忘却了的唯独属于工人阶级的气质。

工人阶级的萨拉热窝在晨雾里很安静。

瓦尔特意识到一个恐怖的事实：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居民都将被卷入战争，他们没有钱或者内部关系购买机票或者火车票，足够安全通行的公路越来越少——市民将会被困在他们父辈亲手建设的城市里，而更恐怖的是，这些人可能包括他自己。

一只黄色流浪猫溜溜达达的踩着车轮印走过。

兹拉塔在他肩膀上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把自己流出来的口水重新蹭到自己脸蛋上。

瓦尔特揉了揉小姑娘的头发一把，拎起她的行李，钻进他们的房子，把整个萨拉热窝关在外面。

房子里的热空气令人舒适。

“谢天谢地！”他面色红润的母亲把兹拉塔从他肩膀上接过去，一面却温柔的埋怨起他来。*

“你该叫我去见帕夫列的，瓦尔特，我给米卡阿姨特意做了苹果馅饼——”

“我上班的时候会送过去。”

餐桌边上坐着的戴眼镜男人放下餐具说。

他把衬衫和领带穿得严谨，如果没有嘴唇上沾的牛奶，甚至会严谨得令人生畏。

瓦尔特半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那位严谨的先生是这具身体生理上确凿的父亲。

“早安，瓦尔特。”

这位父亲简略的和他打过招呼，接着沉下头去在一张稿纸上继续写作。

瓦尔特意识到他的口音和其他人不同。

比母亲或者帕夫列的口音更急促有力，比米兰科·伊厉奇的更婉转丰富。

“早安，父亲。”

瓦尔特拘谨的坐进餐桌上离父亲最远的椅子上。

他还没能在这个家庭里找到舒适的位置，打定主意不多说话安静观察。

他的母亲这时候陪兹拉塔去盥洗室洗脸，餐厅里只剩下这对父子。

铅笔在稿纸上温柔摩擦，喉咙里咽下牛奶的声音格外响亮。

双方都试图说点什么缓解这生硬的气氛。

可惜适得其反。

他们彼此交谈，主要关于政治和政治家，也偶尔提及足球，瓦尔特提心吊胆支支吾吾生怕自己出错。菲利波维奇家男人间的谈话不死不活的进行着——直到小兹拉塔风风火火的抱着摄像机冲进餐厅。

“爸爸！”

“你得帮我拍摄家庭作业！”

她的父亲显然没准备好面对这个清醒过来的旋风般的小姑娘，而兹拉塔可不会管人家准备好了没有。

她把那台笨重的家庭摄像机从餐厅另一头用尽力气扛过来，接着扔到瓦尔特的大腿上。

“你会用吗，瓦尔特？”她没耐心等瓦尔特的回答，“摁红色按钮，它会开始录像，再摁一次就是停止——”

“——要是镜头里的人们不太清晰，说明焦距没对上，那么你就得调节这个按钮。”

强势的小妹妹把这台摄像机的用法粗略的教给瓦尔特，然后绕过餐桌活泼的坐上她父亲的膝盖。

她细心的帮父亲擦去嘴唇上的一抹牛奶，接着转过来对准家庭摄像机的镜头。

“你开始录像了吗，瓦尔特？”

瓦尔特比了一个OK的手势，于是他的小妹妹一本正经的开始了她的餐厅访谈。

“这是菲利波维奇先生，我的父亲，他在解放报担任主编——”

“副主编。”菲利波维奇先生拿出他尽量严肃的态度。

“——是我们萨拉热窝解放报的特大副主编。他是克罗地亚族，出生在一个小小的克罗地亚乡村，他在萨拉热窝念完大学之后结识了我妈妈。”

兹拉塔乖巧的坐在父亲的膝盖上，不自觉用起了少女特有的撒娇语气。

“请谈谈吧！爸爸。”

“谈谈我们的国家，这场独立公投，和这场糊涂的战争！”

第四章 家庭作业摄影

“从前，有一个国家——我并不是指我们的这个，也不是上一个，我指南斯拉夫王国。”

菲利波维奇先生停顿了一下，看了看他的手表，瓦尔特眯着眼睛对准摄像机的取景器，把焦距调整到成像更舒服的位置。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从餐厅的窗户里可以看到街道对面的公寓楼有零星的橙色灯光在晨雾中幽幽亮起。

菲利波维奇先生接着他的思路说下去。

“南斯拉夫王国，这是一个王国——”

“它理所当然是个王国。”母亲正穿过餐厅，一边给兹拉塔披上一件小毛坎肩一边笑着打岔。

“没错！它理所当然是个王国，但是它的国王可并非是我们南斯拉夫人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菲利波维奇先生搂着膝盖上的兹拉塔，把这次幼稚的访谈当作了难得的家庭教育机会，“人民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最终驱逐了纳粹，我们没有迎回流亡的王室而是建立了联邦——”

“那是铁托元帅建立的！”

兹拉塔高兴的嚷嚷出来，看得出她很喜欢铁托元帅。

“没错，正是这样。”菲利波维奇先生摸着 he 小女儿的脑袋，“新的南斯拉夫联邦臣服于铁托元帅，可是从前遗留下来仇恨和偏见不会。

菲利波维奇先生的语气开始变得沉重。

“我们的上上代人，他们身处叛乱战争和侵略战争中央。为了自保，许多人选择加入民族武装：塞尔维亚人的切特尼克，相对应的，我们克罗地亚人中间的纳粹分子管自己叫乌斯塔沙。

你知道乌斯塔沙们彼此怎么打招呼吗，兹拉塔？如果在道路上遇见，他们一个说‘为了祖国！’，而另外一个回应‘时刻准备！’”

兹拉塔出神的听着她父亲讲述的历史故事，嘴巴里喃喃的念叨着那些打招呼的话。

“历史课里可从没教过这些....爸爸，那么切特尼克呢，他们互相之间说什么？”

“我可不知道。”她的爸爸微笑着耸了耸肩，“我祖父有个兄弟是乌斯塔沙，这些都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兹拉塔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事，嘴巴张成了圆形。

她的父亲温柔的说下去。

“没必要觉得羞愧，兹拉塔，要坦诚的面对事实——”

“是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可从和我坦诚过你们家里的那些反动分子。”

母亲又一次唠叨着穿过餐厅，她手上拿着兹拉塔换下来的脏外套。

菲利波维奇先生惯于表情严肃的脸这时候忽然有些微妙的困窘，兹拉塔在他膝盖上忍不住大笑出来。

“不要笑，兹拉塔。”菲利波维奇先生喝了一口牛奶，“共和国史，家族史，这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历史，你该总记住这些。”

“总之，各族民族武装之间从一开始拒绝互相信任，渐渐演变成武装屠杀。屠杀的受害者包括妇女和孩子，还有无辜的农民，那些战争和屠杀的记忆被深深的刻进幸存者的脑子，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那场残酷内战的回响。”

阳光穿透雾气与玻璃照亮菲利波维奇先生的侧脸，瓦尔特从轿车的鸣笛声判断出萨拉热窝正在苏醒，狂吠的狗从他们的房子附近跑过，兹拉塔提出了她的新问题。

“可是为什么铁托元帅的时代，人民总能团结一致？咱们萨拉热窝前几年还办过冬奥会呢！”

菲利波维奇先生点头同意小姑娘的看法。

“在铁托时代，我们拥有一个强力的政府，以及一个强力的领导人，那时候的南斯拉夫甚至曾经是地中海第二大工业国。

看看如今——1992年——南斯拉夫的工厂已经在八十年代被西方资本掠夺一空，而我们的政府对此无动于衷——他们甚至鼓励这件事。自从铁托元帅去世之后，当权者所作的一切不过是在一步步把这个国家出卖给资本主义。”

母亲又一次路过餐厅，这一次她什么都没说。

“可是电视上不是这么说的，他们总是高喊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兹拉塔的小脸上挂着明显的困惑，她还没从小学毕业，对这一切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就算是外国电台里的批评，也只会提什么人权呀自由呀一类的混账话。”

菲利波维奇先生笑了。

“我们西方的同行会说波黑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为了独立和自由的奋战。”他的笑容比瓦尔特预想的更明朗，“而波黑政府会承认这些，但是无论他们说什么，瓦尔特，记住他们在说谎，记住——绝不相信。”

菲利波维奇先生直直的盯着摄像机，那眼神里有瓦尔特曾经很少见的敏锐和正直。

访谈走近了危险并且吸引人的话题。

“这场战争过后，胜利者会大肆涂抹历史，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本质不过是南斯拉夫的当权者们从八十年代起瓜分人民权利的那场阴谋的延续。

米洛舍维奇或者伊泽特贝戈维奇，他们在电视上对骂并不证明他们有不同的政见——恰恰相反，他们同样老辣，同样贪恋权势，他们引导人民彼此仇恨并且坐稳高位。

谁会在民族战争中做叛徒？谁会质疑领袖？当曾经团结的各族人民被置于彼此仇恨的位置，子弹和怒火向同胞倾泻，当强权把自己伪装成民意。

这正是他们所渴望的。

他们试图在仇恨之上建立新秩序，为此不惜发动战争。”

菲利波维奇先生清了清嗓子。

他在试着避免把某种情绪在孩子们面前暴露出来。

“然而一个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国家绝无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等到战争结束我们再看看，瓦尔特，那些当权者之中没人会胜出，他们全部都会沦为傀儡——俄罗斯的抑或是西方的。”

菲利波维奇先生结束了他的讲话，这会餐厅静悄悄的。

瓦尔特把酸涩的眼睛从取景器后面移开，他知道这具身体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可没想过他会说出如此滚烫爆炸的观点。

他是一个好记者，瓦尔特想。

“紧盯着取景器对眼睛不好，”菲利波维奇先生接过那台家用摄像机，熟练的把机器架在肩上，“那么——为什么不去问问你妈妈的看法呢，兹拉塔？”

“采访我？得了吧。”

母亲正在餐厅隔壁的水池刷早餐盘子，试着拒绝，菲利波维奇先生却已经玩笑般架起摄像机对准她和她的水池。*

夫妻间的互动渐渐消解了家庭里紧张危险的气氛。

瓦尔特放松了下自己略有酸痛的肩膀，他看到家里已经用上了进口的洗碗机，可是母亲依然亲自手洗。

比起政治话题，她更愿意专注完成家务。

“一个劳动妇女有什么好采访的？去萨拉热窝的大街上看看，那里有的是。”

然而兹拉塔是个大胆任性的小姑娘，并且一点也不害怕她母亲。

“来吧，妈妈！就当帮我完成家庭作业！”

她在这个家庭拥有横行霸道的权力，不惜撒泼打滚也要把全家人采访一个遍。

“这是我的妈妈，塔尼亚·卡阿维奇，她是波斯尼亚族，她的家族从1905年起就住在萨拉热窝了——”

“兹拉塔！你这淘气小姑娘！”

母亲塔尼亚是一位乐观的劳动妇女，瓦尔特看得出她很喜欢兹拉塔，所以难以拒绝她，“要我说什么，政治？我不懂政治，但是我懂得你们的父亲。”

“你们的父亲念过大学，没错——可他依旧过于天真，”母亲塔尼亚头也不抬，“战争，动乱——我们萨拉热窝人见得多了，在六十时代，你们父亲这样的大学生连头一次肃反都撑不过去。”

这个劳动妇女非常骄傲于她在斗争年代积累的丰富经验。

她把手上的泡沫涂满兹拉塔的脸蛋，接着得意的回到洗碗池旁。

“你知道铁托元帅的忠诚的老萨拉热窝人会做什么？他们可不会自我怀疑，也绝不破坏团结——要是有什么狗崽子敢于进攻萨拉热窝，就让他们尝尝人民的铁拳！”

“请建起街垒，消防队员和人民警察必须首先应战，请市民同志武装自己，男人第一波上，如果男人没有了，那么妇女同志顶上，如果妇女同志也没有了，那么请点燃萨拉热窝：绝不留给敌人一砖一瓦。”——我还把这句话抄在少先队员笔记本上了呐！”她脸上浮现起当年回想起伟大的回忆的那幅神色，“你们的曾外祖父，我的亲爷爷，他在这个城市当过地下党，他的全家人都给纳粹公开处死了，可他从没出卖过一个同志。”

“地下党！”兹拉塔显而易见也没听说过这件事。

她为自己从未问过这些家族往事有些苦恼，同时还有些天真的骄傲。*

而她的母亲开怀大笑，连一向严肃的菲利波维奇先生也被逗笑了。

“千真万确！你的亲曾外祖父是个光荣的地下党，战后还参加了铁托格勒大阅兵，被铁托元帅本人亲自表彰。”

母亲塔尼亚滑稽的学着那些阅兵式上的士兵们的敬礼，端起她洗好的盘子放进碗柜。

顺手拽过一支毛巾擦干净兹拉塔的小脸之后，忙碌的家庭主妇转身又抱起全家人扔在脏衣篮里的衣服。

“好了，你这淘气小姑娘！大人可还有正经事要干呐，去！去烦你哥哥吧！”

菲利波维奇先生则微笑着把摄像机调转过来对准瓦尔特。

瓦尔特看得出这位父亲并不像表面上那么严肃，他甚至有些纵容兹拉塔在他的家庭里由着性子乱来一气。

而得益于这样的纵容，兹拉塔没像瓦尔特曾经见过的其他小女孩那样丧失了大胆而放松的天性。

“这是我的哥哥瓦尔特！他在自由人队踢前锋，半个赛季就进了十七个球！”

“实际上，是自由人的青年队——”

“谈谈吧，瓦尔特，”菲利波维奇先生依旧微笑着，显得胸有成竹，“我记得你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年轻人。”

“我？”

瓦尔特忽然之间有些手足无措，他还没准备好直面这些家人。

摄像机镜头上方的红点亮起来，那是电量即将耗尽的标志。

“我.....我醒来的时候险些被那些塞尔维亚人堵在病房里，”瓦尔特尚且有些犹豫，但是正在渐渐鼓起勇气，“如果不是米兰，妈妈会在外头大街的路灯上找到我。”

“这使你仇恨塞族人吗？”

菲利波维奇先生不再微笑，他只是不置可否的，像个真正的记者似的继续提问。

“不，我不恨他们，”菲利波维奇先生的问题闪电般穿透迷雾直指向核心，在这一刻瓦尔特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恨战争，并且惧怕它。”

兹拉塔跪坐在沙发上，小姑娘正困惑的咬自己的手指；她的父亲依旧没有发表什么评论；而母亲塔尼娅一只手按着晃动的洗衣机一边有些忧虑的看着瓦尔特。

这里是安全的。

家是安全的。

“如果是除了我之外任何一个萨拉热窝人在那间病房里，他现在一定死了，他不必做什么坏事，不必支持公投或者敌视塞族人——杀死他的可能是一颗子弹，或者撬棍——在萨拉热窝其他地方，这样的凶案到处发生着。无论行凶者曾经属于什么民族，战争已经把变成杀人的暴徒，他们杀死同胞，而被他们所杀的人们就在前一天还与他们共同分享着这世界，”连瓦尔特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已经不寻常的激动起来，“我们不该身处这样的仇恨漩涡中央，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应该离开这里，永远的离开萨拉热窝。”

“我们应该立刻坐飞机到中国去，父亲。”

“嗯——中国？”

第五章 中国计划与奥地利计划

“那里...那里还没有那么多既得利益者...人民还团结.....”

瓦尔特结巴起来，他忽然感到一种从前念大学的时候不得不当众讲解一篇连自己也没读懂的论文时候的心情。

是的，在1992年，连他自己都难以说服自己他曾经的祖国究竟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必要。

除了他自己的几乎已经形成下意识的爱国主义。

“瓦尔特，瓦尔特。”

父亲拍拍手打断了他的沮丧，接着把大块头摄像机弯腰放在脚边的地板上。

站直了的菲利波维奇先生是个肩膀宽阔并且面相正派的男人。

“我很高兴看到你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了，这是菲利波维奇家男人的样子。但是我们用不着去亚洲，那里远在半个星球之外，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买飞机票。”

他向后半倚靠在椅子背上，交叉手抱着肩，“但是有一点你是对的，瓦尔特，萨拉热窝不再安全。事实上，我已经在上个礼拜走了一个大学同学的关系，他在商务部上班，手里正好有些内部资源，能让我们坐上4月8日启程去奥地利的一架飞机——”

“什么？达西奇！

你都没和我商量过！”母亲塔尼亚手里还攥着刚换下来的围裙，“——这总归是件大事，我们的房子怎么办？萨拉热窝的朋友怎么办？我的侄女艾尔达呢？我和表妹说好我们会照顾她的！”

“没错...没错，亲爱的菲利波维奇夫人。”

父亲双手下压，无奈的微笑着扶上他妻子的肩膀，显然整个菲利波维奇家都被这突然公布的消息吓了一跳。*

“我们必须离开萨拉热窝了吗？”，兹拉塔伸出小手抓住瓦尔特的一根手指，仰着脸小声问他。*

“我不知道，听爸爸讲。”

瓦尔特伸手揉了揉小妹妹的脑袋，把她的头发揉得更乱了。

他忽然发现所忧虑的和他计划着的一切都在菲利波维奇先生的掌握中，而这个父亲的可靠和自信让他不自觉的忽然松懈下来。

“是的一一这总归是件大事，而你总是慷慨又热心肠。”菲利波维奇先生依旧冷静，表现得早有计划，“我没法预言战争，亲爱的；我们也没法带上所有朋友，你要理解现在交通方式有限；至于房子——亲爱的，我向你保证：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我们会回到这间房子里，看着瓦尔特和兹拉塔在这里结婚，我们会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请兹拉塔的米卡老师来弹钢琴——”

兹拉塔被逗得笑起来，没心没肺的摇晃着她抓住瓦尔特的那根手指。

母亲塔尼亚耸耸肩，她已经冷静下来，从衣架上取下菲利波维奇先生的西服递给他。

“我们能够掌握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件，既然保证过，我们就会照顾艾尔达侄女。我昨天已经给她通了电话，她向我保证一等集训队解散她就来找我们，她知道我们的地址，还说集训队里的朋友会让她搭顺风车——如果她耽搁了，我就亲自开车去奥运基地接她。”

菲利波维奇先生语气里有种让人信服的东西，但是母亲塔尼亚依旧疑虑。

“你认识射击运动员基地吗，达西奇？”

“认识，我去年采访过国家队总教练。”菲利波维奇先生边穿着西服外套边说下去，“不必担心艾尔达，射击队的训练馆在郊区，她又是个让人放心的姑娘。”

“还有第二件事——”菲利波维奇先生走到门口却忽然转过身来，他神采奕奕，“这件事还得等等，我还有最后一篇报道要完成，再交给解放报的同事们。”*

“什么样的报道？”

兹拉塔撒娇的凑上去拽住父亲的裤腿。*

她的父亲半蹲下来，亲了亲小姑娘的脸蛋。

“一篇好报道。

号召人民停止仇恨，想办法离开波黑，叫领袖们撸起袖子彼此干仗去吧！”

菲利波维奇家的人们笑起来，父亲推开门走上大街，郊区山里头传来的枪炮声听不到了，雾气慢慢散去。

阳光笼罩着萨拉热窝。

兹拉塔回到餐桌上把自己早餐剩下的牛奶一饮而尽，瓦尔特不情不愿的替她刷杯子，只换来了一句母亲塔尼亚叉着腰的教训：

“劳动人民可没那些坏毛病！”

“可劳动人民的妹妹应该自己洗杯子！”

瓦尔特的犟嘴什么也改变不了。紧接着闲不住的母亲塔尼亚就再次走进厨房催他去收拾行李，他如同苦力似的从地下室里掏出来一件又一件老古董：瓦尔特的外祖父二战前骑过的自行车，纳粹占领年代不知道谁留下来的一只防毒面具，冷战时期捷克生产的留声机，大红色背景的铁托像章和画像和各种各样的手册，所有这些东西和他们自己挑出来想要带走的行李一块乱糟糟的堆在客厅里，绝不可能把所有这些都带走。

必须扔下大部分东西。

很快一些书被挑了出来，摄像机和一些录音设备紧随其后，直到没人还想留下什么东西——紧接着大家发现就算只带走衣裳和所有值钱的物件，他们的行李箱也根本塞不下。*

兹拉塔嚷嚷着抱着她的宝贝吉他不肯松手，瓦尔特和妈妈认真研究了一会，谁也安抚不了大发脾气的兹拉塔，只好先模棱两可的哄住她。*

“我们叫爸爸想想办法，小姑娘。”

之后的整个下午瓦尔特都在和气哼哼的小妹妹拌嘴，直到傍晚他终于找到了一点自己的价值：他亲自下厨，用平底锅给大家做了他前世认真学会的天津大煎饼。

兹拉塔一整天都在抗议他拿走自己的本子，这时最终被他的厨艺打动，一边嘟囔着“奇怪的馅饼”一边就把作业本的账忘到了脑后。*

小姑娘高兴的掏出吉他，准备最后给大家演奏一次那首萨拉热窝最富盛名的曲子《啊朋友再见》。

她的歌声尚且稚嫩，但是快乐又富有活力。

现在瓦尔特几乎爱上了这个家。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啊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咚。

歌声被打断了。

咚，咚，咚。

砸门声沉重而坚定的一下下响着。

瓦尔特意识到自己是这里唯一的男人，于是他走到门后，试探的问道。

“是谁在那里？”

“南斯拉夫人民军。”

第六章 人民军

“是谁在那里？”

“南斯拉夫人民军。”

人民军——他一瞬间就意识到这是个含义不明并且十分危险的番号，此刻站在门口的要是从前线逃跑的士兵，要么是昨天暴动中漏网的极端分子。

透过猫眼，瓦尔特看到两个模糊而变形的持枪者的影子。

“带着兹拉塔到地下室里去，妈妈。”他尽量表现得像个男人，“那些人带着枪。”

然而母亲塔尼亚是一个真正富有勇气的妇女，她把兹拉塔一个人藏进地板的暗门底下，然后转头冲进厨房。*

当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两把长长的餐刀，还有一根给瓦尔特用的棍子。

敲门声还在一下下响着。

咚，咚，咚。

“同志！别使劲敲门！”瓦尔特谨慎的把门打开了一个手掌宽的缝。

站在菲利波维奇家门口的傍晚里的，是一个留着花白卷发，穿着旧军装的强壮男人。

瓦尔特看不出他的岁数，但是从他的肩章和身后的帆布篷吉普车判断出这起码是个高级军官。

或许五十岁，或许六十岁。

或许校级，或是个将级。

他身后是两个端着冲锋枪，穿着硬军装的年轻军人。

花白头发的军人开口了。

“您的名字是达西奇·菲利波维奇吗，同志？”

“不是。”

瓦尔特谨慎的把门缝控制在手正好伸不进来的宽度，他藏在门后的那只手里紧握木棍。

“那我能知道您的名字吗，同志？”

“我们只是一户老百姓，这里什么都没有，抱歉，长官——”

“我是个上校。”

花白头发的军人打断了他的话，他手里没有枪，只是抓着几张表格。

“请您告诉我们您的名字，同志，我们时间紧迫。”

这条街上的路灯在之前的暴动中全部被人打破了，瓦尔特看不清那些表格上写的是什麼，他冒险把门缝开大了一点，使自己能够和对方坦诚的对视。

上校的眼睛在萨拉热窝的傍晚里闪烁着一星橘红色的光。

像冒火的枪口。

“我的名字是瓦尔特——瓦尔特·菲利波维奇，”他发现对方并没有预想中的危险，打算以文明人的方式解决问题。“我能看看您的证件吗，上校先生？抱歉，但是我们必须搞明白您到底忠于哪一方，您的上级是谁——”

“南斯拉夫。”

“什么？”

瓦尔特一时被这回答弄糊涂了。

“我说的很清楚，我的上级是南斯拉夫。”

头发花白的上校没有一点让瓦尔特看一眼他的证件的打算，反而低头在表格上签了一个名字，“所以这里的确住着菲利波维奇。”

他伸手把那张签好字的文件从门缝中塞进来。

“拿着，年轻人——这是一张征兵表格，拿上它去萨拉热窝的征兵办公室报道。”

“胡扯！我丈夫去年才服过四个月志愿警察的义务役！”

门后的母亲塔尼亚忍不住挤了上来，她激动的挥舞着手里的餐刀，似乎忘记了这件锋利的家伙。*

“请您放下武器，别切坏了您儿子的征兵表格，妇女同志。”上校口气有种冷酷而格外不近人情的东西，“这是战时政策，不再受家庭服役法的约束。”

“可我儿子才十七岁呐！他还不够入伍的岁数，我保证——我保证会去找你们的人好好讲讲道理，把未成年人送上战场，这是什么世道——”

母亲塔尼亚的话没能说完。

“还有一个月您儿子就不再是未成年人了，他是个男人，而男子汉该保卫祖国——这是义务。”

上校又拿出一张文件签上名字递给瓦尔特，“征兵表格上的日期在一月后。这是介绍信，你将在我的团里服役。如果一个月后我死了，他们会给你安排新的部队。”

瓦尔特接过那张纸，他就这样安静站在门口，在这荒谬的安排面前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想必您能理解，后勤征召部门的专家有精确的计算，妇女同志。”上校看都没看瓦尔特母子一眼，而是冷酷的掏出了一个新的文件袋，从里面抽出表格和文件签上他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征兵表格，是您的亲戚——”

“我丈夫去年服过役——”

“抱歉，我忘了。”

花白发的上校没有让人完整说完一句话的习惯，他转身让他的士兵去车里拿件什么东西，接着转过来说完下半句。

“不是您丈夫，是您的侄女——艾尔达·布朗克维奇——如果户口登记没出错的话。”

“艾尔达是个姑娘！而且她不住在这里，她是运动员，如果您想找到她的话——上校同志，就应该去郊外的射击运动员训练馆。另外，她不会参加战争的，她可是个善良的孩子——”

母亲塔尼亚显然有些急躁，她在这一天上午才得知一家人有机会坐上去奥地利的飞机，但在傍晚接二连三的收到这些蛮不讲理的征兵表格，甚至没人打算认真听她说完一句话。

那两个士兵从车上拽出一个人形的东西，接着扔进瓦尔特怀里。*

瓦尔特花了些功夫认出了这的确是一个人。

血或者什么类似的东西浸湿了这人的衬衫，他的脑袋被头套完整的套住了，手脚无力摊开，显然已经没有意识。*

“他还活着么？这是什么意思？”

花白头发的上校用靴子尖踢了踢那昏迷的人的小腿。

“摘掉头套，看看她，我们需要确认这个人的身份。”

瓦尔特解开头套，血糊了他一手，等他把头套里女人的头发撩开，母亲塔尼亚一下子叫出来：“艾尔达！”

“这是我的侄女！怎么回事，军人同志们，你们虐待她了吗——”

艾尔达。

显而易见艾尔达的状态很糟，她头上不知道被什么砸出了一个大口子，没人替她止血，于是血液在头套里慢慢汇集凝固，就快把她的鼻腔堵住了。

“运动员基地已经沦陷了，妇女同志。”上校把艾尔达的征兵表格放在门廊的地板上，免得被血液弄脏，“各个方向的郊区几乎都落入敌手，我们路过的时候射击运动馆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她还活着。”

瓦尔特手忙脚乱的掐着艾尔达的上嘴唇，母亲塔尼亚已经怒火高涨。

她托着侄女的脖子，毫不留情的斥责着上校。

“你们这些当军官的，萨拉热窝就要失守了，还在欺负老百姓呢！”

“我看不出您为什么非要这么做——这头套，您差点把我侄女憋死，我不明白有什么必要给她戴着头套——”

“就和——就和您紧闭大门的理由一样。”

上校绝没有一点承认错误的意思，依旧冷酷并且坚如磐石。

他转身背对瓦尔特，那个年轻又穿戴整齐的副官帮他拉开车门。

“记下来，这个艾尔达·布朗克维奇，这个射击运动员还活着，我们得给这姑娘准备把好使的枪。”

“您就非要把女孩送上战场吗，上校同志？”母亲塔尼亚匆促从厨房找来了一瓶葡萄糖，这个劳动妇女的嗓子已经由于焦急而嘶哑了。

上校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车。

“如果必要，所有人都得上战场。”上校向他们敬了一个军礼，手指轻轻擦过帽檐，“再见，同志。”

母亲塔尼亚扶着她昏迷中的侄女，葡萄糖顺着她的嘴唇灌下去，直到艾尔达被呛住，发出了一声咳嗽。
★

葡萄糖水喷了瓦尔特满脸。

第七章 榴弹炮之夜

他们藏在地下室里。

后半夜了。

发放征兵表格的团长走后，轰炸不久就开始了，连一点喘口气的时间都没给他们。

妈妈搂着兹拉塔躺在旧沙发上，天花板上的灰尘随着炮击的震动软软的落在她们的毯子，他们头顶的大地正在承受着围城部队炮兵的愤怒，一颗迫击炮弹落在这条街附近，瓦尔特甚至能听到房屋倒塌的声音。

据塞族部队的宣传，他们的每一颗炮弹都由东正教上帝亲手指引。果真如此，瓦尔特想，那么萨拉热窝的每一条人命都应该算在上帝头上。

表姐艾尔达头靠在瓦尔特怀里，偶尔发出一声轻微的咳嗽。

他的大腿已经被压麻了。

“妈妈，我睡不着。”

瓦尔特能听到兹拉塔在母亲塔尼亚的怀里的哼哼，也能听清楚妈妈温柔坚定的安慰。

“别害怕了，小丫头。咱们家的地下室可不是纸糊的，德国纳粹占领萨拉热窝的时候，不少地下党都在这间地下室里藏过身呐。”

兹拉塔不出声了。

这阵子炮击的震颤更强烈了，那些炮弹落点距离他家不远。

他一边猜测着塞族的攻城部队应该开始推进了，一边把大腿上的艾尔达换上了另一条大腿。他正靠在沙发对面的墙上，正对着地下室的楼梯。

瓦尔特的右手边放着长餐刀。

前半夜里他将那把刀用胶带缠在了棍子上，好歹有了个武器的样子。

母亲塔尼亚已经锁上了这栋房子的大门，但要是大街上流窜的亡命之徒手里有撬棍，门锁就是形同虚设。

手里有武器总比没有强，他和母亲都明白这点。

“我担心爸爸。”兹拉塔忽然又出声了。

妈妈温柔的拍着她的后背。

“别担心他，他的单位就在议会大厦旁边，那里可是重兵把守。”

“可是你们还说运动员训练馆不会被攻破，还说艾尔达姐姐不会有事的。”

地下室里没人能回答小姑娘的问题。

训练馆。

瓦尔特清楚的记着前天报纸上写着有一个旅的兵力防守萨拉热窝，另外几个旅正在增援的路上。显而易见，这些兵力要么从不存在，要么已经全军覆没。

他没法想象郊区的人们都怎么样了，那些矿区的工人，护林员和旅行车司机，他们不会像艾尔达一样对什么人有用，不会有个冷酷的团长套着袋子把他们装车运进城。

艾尔达。

正枕着他的大腿的女孩这阵子呼吸变得平稳了。

瓦尔特对他的亲戚没有任何印象，他已经检查过自己的记忆，除开儿童时代的一次度假，他从未和母亲那边的亲戚们有任何交集。*

好在艾尔达的证件就在她的随身背包里。

瓦尔特借着蜡烛看了她的证件照，应该是她初中时候照的：梳辫子，清瘦，穿海魂衫，戴着红领巾，让人想到春天的梧桐树，她的生日比瓦尔特早十二天。

她是波斯尼亚族，瓦尔特想着，还姓布朗克维奇，这个姓与母亲不同，或许是远亲。

炮击还在继续。

地下室里没人再说一句话。

自从穿越那天开始的头痛依旧困扰着瓦尔特，兹拉塔和母亲塔尼亚睡着了，她们裹在毛毯下的身体随着呼吸轻轻起伏，他看着她们，开始深深的后悔。

就在这一天早上，他还有说服全家人马上离开萨拉热窝的机会。

然而此时此刻，他所能做的只有枯坐在狭窄的地下室里，祈祷那些大街上游荡的暴徒和士兵不会撬开他们的大门然后突然闯进来。

瓦尔特竭尽全力忍着睡意，想着他是否还有机会离开这座被包围的城市。他试图保持清醒，直到他渐渐开始习惯炮弹的震动，直到他开始习惯艾尔达的重量。

接着他终于睡着了。

这是昏沉悠长的一觉。等到他被近在咫尺的动静惊醒的时候，他已经彻底想不起来入睡之前自己到底计划了什么。

“什么——谁？”

是艾尔达。

他的表姐已经醒了，不知何时她和入睡前的瓦尔特换了位置，现在瓦尔特正枕在她的大腿上。

“是我。”

艾尔达脸色苍白，脸上的血迹已经被她擦干净。

“我用你的衬衫擦了脸。”

瓦尔特看着他的远房表亲，他自己穿的白衬衫上的扣子解开了，艾尔达的血迹弄脏了一个角。

阳光照在地下室楼梯上，不再有炮击声传来；瓦尔特坐起身，他口渴的要命。

塞族叛军的攻击应该结束了。

“炮击什么时候结束的？”瓦尔特还有点头晕，他找到自己防身的刀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天亮一会就没有炮弹了，但我一直不知道时间——我的手表被弄坏了。”艾尔达声音很轻，当她说翘舌音的时候，拥有一种独特可爱的发音方式，瓦尔特从未在任何其他南斯拉夫人那里听到过，“我一直醒着，但塔尼亚阿姨在睡觉，我又不知道你是谁——抱歉，你叫什么？”

“瓦尔特，塔尼亚是我妈妈。”

“我叫艾尔达，艾尔达·布朗克维奇。”

他们互相沉默，直到瓦尔特终于想出了点事做。*

“我去给你找条毛巾，艾尔达。”母亲塔尼亚和兹拉塔依旧在熟睡，他没想把她们惊醒，所以动作很轻。

瓦尔特悄悄顺着地下室楼梯走上去。

大门好好的锁着，客厅依然整洁，他们的行李还在那里。

没人进过这栋房子。

瓦尔特把窗帘掀开一条缝，外面没有塞族部队的影子，没有任何人，萨拉热窝在沉默。

他看到这条街末端有一栋房子被彻底的炸毁了，它的内部完全暴露了出来，钢筋勉强支撑着它残存的部分，在阳光底下投下浓郁鲜艳的阴影。接着瓦尔特意识到，那是米兰科·伊历奇的家。

他身后，艾尔达已经顺着楼梯跟了上来。

瓦尔特找到了他的手表，正好十二点；他们的水管应该在哪里被炸断了，一滴水也流不出来，他现在一点也不饿，只是异常干渴。

“水管里没水了，我们只剩下这个，”瓦尔特从菲利波维奇先生的柜子里找出半瓶酒，他不认识那个牌子，“先漱漱口吧，冰箱里还有牛奶可以喝。”

他从来都不擅长和这个年龄的女孩交谈，但是艾尔达有种自由散漫又无所谓的气质，毫不在意他的沉默，她盘腿坐在沙发上，穿着训练队服，和瓦尔特分享一只杯子漱口。

“瓦尔特。”

“什么？”

“我记得塞族的突袭——还有匆匆撤离的守军，可我不记得后面的事，”艾尔达把兹拉塔吉他放在膝盖上，“谁把我送过来的，瓦尔特？”

“是一个军官，他说他正好路过训练馆。他走的时候，还留下了我们俩的征召文书，他想办法把我们弄进他的团里去了。”

瓦尔特想起来那些证件还在地下室里。他走进地下室，母亲和兹拉塔已经醒了。*

他告诉她们炮击已经结束了，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母亲塔尼亚决定让大家一起回到客厅里等菲利波维奇先生，兹拉塔一反常态的不说话。他们都在担心。

所有人都很渴，但是没人想动最后半杯牛奶，直到瓦尔特终于忍不住强迫艾尔达喝了下去。她失血太多了。

艾尔达轻轻拂动吉他，菲利波维奇家的房子里，悠长紧张的沉默持续了几个小时。*

咚。

有人在敲门，接着是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

“谁在那！”瓦尔特还没转过身去，他的母亲已经叫出来。

“塔西奇！”

站在门口的赫然是菲利波维奇先生，他的小腿上流着血，西装外套破了一个大口子，领带也不见了。

“怎么回事，敌人攻到市中心去了吗？”母亲塔尼亚才松了一口气，又替她的丈夫忧心起来，“这是怎么来的伤，塔西奇？”

菲利波维奇先生紧紧搂住他的妻子，而兹拉塔紧接着扑上去抱住了他的大腿。

“是狙击手，他们占领了电影院——”

“天啊！他们打中你了？”

“没有，没打中，”菲利波维奇先生松开他的妻子，把西装外套整个扔到地板上，然后把兹拉塔抱起来亲了她刚睡醒的脸蛋，“子弹打在我旁边的石头上了，是那个普林西普雕像的基石，溅射伤。”

在这一瞬间放松的空气充满了房间，菲利波维奇先生走过来拍了拍瓦尔特的肩膀，他的手掌沉着有力一如往常。然后他看见了沙发上的艾尔达。

“侄女，”他伸开双臂，给了艾尔达一个欢迎的拥抱，“我还以为你会被敌人抓住，谢天谢地。”

“是个军官送她回来的，军队放弃运动员训练馆附近的阵地了。”

母亲塔尼亚已经被这两天发生的事弄得晕头转向，瓦尔特看得出她竭尽全力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们，她已经尽可能的展示了萨拉热窝妇女可贵的勇气，但是实在独木难支。

好在菲利波维奇先生现在回来了。

“昨天我留在议会大厦前面的广场过夜，广场那有联合国官员维持秩序，没人敢进攻那里。”菲利波维奇先生换了一身衣服，把西服外套塞进了箱子里，“飞机都不敢起飞了，但是我能去托关系，我知道有人能让咱们离开萨拉热窝。

咱们波黑的高官中间有人打算逃跑，他们和联合国里的法国人有勾结，他们设法弄来了几辆大巴车。要是我贿赂那些法国人，他们就能让咱们搭顺风车，我了解那些人，我们去议会大厦就能找到他们——”

“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行李已经收拾好了。”母亲塔尼亚有点着急。

“不，我们得等到天黑，只有夜里那些狙击手才看不清我们。”菲利波维奇先生的冷静一如既往，他刚赤手空拳穿越了半个萨拉热窝的交火线，同时还拿出了一个救人命的计划。

“再等两个小时，只要两个小时。”

菲利波维奇先生抱着兹拉塔，也像是在安慰他自己。

瓦尔特看得出他在极力隐藏自己的焦虑，但是当这男人看向瓦尔特的时候，他依然温柔的微笑着，这微笑让瓦尔特明白，就算萨拉热窝四面包围重重，这男人也绝不服输，他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并因此无所畏惧。

他要带着他们逃出萨拉热窝去。

“别害怕，瓦尔特。你是个男子汉，迟早你会遇上你的爱人，住在一块...组建家庭，”菲利波维奇先生梳理着兹拉塔的头，小丫头在父亲怀里乖乖的不作声，“而你要承担起男子汉的责任，那就是不惜一切捍卫自己的家人，无论对手是什么——炮弹还是狙击手，我们男人天生就要面对困难，无路可退；你记住——别让绝望和恐惧抓住你的心。”

别让绝望和恐惧抓住你的心。

瓦尔特在勇气的感召中震栗，他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说什么。*

菲利波维奇家的人们在这栋房子里度过了最后两个小时，他们全身心地相信菲利波维奇先生的计划，敌人铁壁般围困着萨拉热窝，而他们必须穿越这铁壁，冒着枪林弹雨。

天黑很快就到了。

萨拉热窝西北方向上的夜空被映成了橘色，攻城部队的炮火凶猛的倾泻在这个英勇的城市上头，市民惊惶的呐喊传来，像是划过战争的一阵涟漪。没有风，无数烟尘在黄昏里笔直升起，如同一座阴森耸立的，遮蔽天空的波斯尼亚黑森林。

菲利波维奇家的人们背起自己的行李。母亲塔尼亚抱着小兹拉塔，瓦尔特感觉到艾尔达正靠着他，他转过头去，正对上艾尔达苍白失血的脸和翠绿如湖泊般的眼睛。接着他抓住她的手。

菲利波维奇先生打开门，他的皮鞋叩在门廊外深沉的街道上。

咔嗒。

第八章 晚上好，武器

菲利波维奇家的人们走上逃亡之路。

瓦尔特走在最前头，他自己的影子在照明弹骤然亮起的光线下恍惚如同鬼魂般瘦长，不知何处传来的枪响叫人害怕，而当不打枪的时候，寂静里他们自己的脚步声又逼得他们紧张发疯。

瓦尔特手里牵着艾尔达，艾尔达牵着他的小妹妹。

他发现自己认得这些街道。顺着家门口的大街一直走，马路中间有一辆冒着黑烟的轿车不动了，有几个失魂落魄士兵和他们擦肩而过，但是没人为难他们。

街尾那栋被炸烂的建筑就是米兰科 伊厉奇的家。

在瓦尔特继承的那些记忆里，伊厉奇一家都是塞族人，米兰科的父亲早些年在政府秘密部门当警察，而他的母亲许多年前就病逝了。

尽管米兰科确实实救了他的命，瓦尔特依旧不喜欢大塞尔维亚主义者，而如今米兰科他们自己的房子和财产被塞尔维亚人发射的炮弹和烈火彻底摧毁，这只让他感到悲伤。

菲利波维奇家的逃亡者们绕过伊厉奇的房子，趴在一大块混凝土墙体后面，这里就安全地区的尽头了。

“前面就是狙击手的阵地，他们在楼上。”

菲利波维奇先生趴在瓦尔特的耳边，他们使劲往路口对面那些大楼的黑窗户里看，但是什么都看不到。

太阳已经彻底落下去，只有长尾巴的闪光弹偶尔点燃夜空。

从这个路口左转，一直走，是萨拉热窝自由人队的训练场，瓦尔特和米兰科的青年队就在那里训练。

从训练场转过去，就是自由人队的主场。

弗海托维奇体育场。

它的名字来源于这支球队的传奇名宿，阿西姆·弗海托维奇，他从1938年开始就是自由人队的队长。纳粹占领萨拉热窝期间，他庇护了无数的党员和地下反抗者，接着在1945年，在这座球场中间被一队苏联人乱枪误杀。

每到比赛日，那些高举旗帜的球迷们潮水般涌入这座圣地，青年队的球员们往往跟着教练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在他们身后，球迷骄傲的歌声和心跳共鸣，男人和孩子们手搭着肩膀，人们如钢铁般团结，这支球队上次拿冠军的时候铁托还活着，可这不妨碍萨拉热窝人单纯的爱它。

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那些赤诚的人们，那些激动人心的夜晚。

瓦尔特和菲利波维奇先生肩并肩趴着，电影院的废墟就在他们正前方，一张画着大鼻子男人的海报从二层窗口垂下，瓦尔特看得清楚，电影的名字是刺杀肯尼迪。

对于狙击手来讲，不愧为一个好兆头。

“我们往什么方向走？”瓦尔特使劲盯着电影院顶层黑洞洞的窗口，想象着到底有多少个狙击手藏在那后面，想象着那些狙击手正在聚精会神的瞄准，还是正叼着烟，聊着废话，消磨时间。

“我们去足球场，那里有政府的守军，”菲利波维奇先生举着他的小望远镜，他背着兹拉塔的吉他，琴盒已经旧了，“到那之后就安全了，然后我们从普林西普桥过河，去议会大厦营地。”

普林西普桥。

这是座横跨于米里雅茨河上的老桥，历史比南斯拉夫大地上曾经存在过的任何国家都长，1914的某个早上，一个塞族小伙子在这座桥头掏出手枪击杀了帝国大公。瓦尔特记忆里有那座桥边的雕像，那雕像象征着南斯拉夫民族的团结，推翻王政的浪漫的勇气。

如今那些南斯拉夫人的后裔正是胸怀着那种勇气，走上彼此屠杀的内战战场。

“我们去普林西普桥，然后就安全了，小姑娘。”

菲利波维奇先生拍了拍他小女儿的脑袋，兹拉塔很懂事的不说话。

普林西普桥是多布林尼区的边界，再过去就是通向议会广场的大道，只要通过这一小段路，他们就安全了。

菲利波维奇先生选了条好路线。

“拿着。”

菲利波维奇先生放下兹拉塔，把一根铁塞进瓦尔特手里。

那是一把撬棍。

“哪来的？”瓦尔特掂量着这把武器的分量。*

他不会使撬棍。

前世的生活叫他成了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既缺乏斗争的勇气，也不熟悉肉搏的技艺。*

“从议会大厦那买的，”菲利波维奇先生把另一把撬棍从腰带上取下，紧紧握在手里，“五金店老板今天促销。走吧，向左转。”

“走吧。”

接着这位解放报的主编头一个跨过残骸，石子在他脚底下滚落，敲着毛骨悚然的骨碌声，在战争之夜的街道上滚出很远。

塔西奇·菲利波维奇站在了掩体外头。

没有子弹。

没有子弹，没有探照灯，没有塞族围城部队恐怖的口号。菲利波维奇先生就在那站着，他两手高举，有些滑稽，有些不合时宜，萨拉热窝银色的月光把他的影子长远的投出去，好像一个变形的神圣十字。

这条街上没有一点声音，从头到尾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他们很幸运。

瓦尔特紧接着从废墟后面走出来，母亲塔尼亚抱着妹妹，艾尔达排在最后，瓦尔特看到她脸色苍白，他握住她的手，发现她凉得像冰。

“侄女，”菲利波维奇先生回头扶住了艾尔达的另一边肩膀，“你还好吗？有力气走到前面吗，到体育场我们就歇一歇——”

啪。

电影院顶层的射灯被打开了。

巨大的由探照灯形成的光斑射在街道中央，紧接着那颗光斑飞快越过废墟落在他们头上，仿佛一头蝴蝶忽闪掠过夏日的湖面。

菲利波维奇家的逃亡者们被这探照灯射得睁不开眼，此时他们面前的电影院变得高大无比，叫他们无地自容。*

然后他们听见了身后的吆喝声。

在十字路口的第四个方向，菲利波维奇家的逃亡者们刚才正好观察不到的地方，那里有一小支部队，他们戴着蓝色的贝雷帽。菲利波维奇先生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他拎起兹拉塔转头就跑。

“跑！”

“跑！工兵！”

“什么？”瓦尔特下意识跟着跑起来，表姐艾尔达一个踉跄撞到他身上，她脸色惨白，几乎站不起来。

“蓝帽子，他们是工兵！”

瓦尔特拼命拽住他的表姐的手，艾尔达顺势猛扑到他背上。

几颗照明弹啸叫着冲上萨拉热窝的夜空，瓦尔特不敢回头看，他脚底下的影子和仓促的脚步踉跄交织在一块，艾尔达在他背上撞着他的肋骨，她的指甲抓进了皮肤，绝望抓住了瓦尔特的心。

工兵们开枪了。

“什么！”

菲利波维奇先生喊了句话，但是瓦尔特没听清，他试着追上他的家人，然后他发现他们正掉头往他这里跑。在他们身后是一小队士兵，他们穿着波黑迷彩，毫不犹豫的开了枪。

双方交上了火，没人在意他们，自动武器疯狂倾泻着火力，场面陷入混乱。他的家人躲进街对面一块混凝土后面，瓦尔特冲进一个墙角，一步之遥的地方有个塞族工兵摔倒了，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但是没能打死他。塞族士兵掏出手枪指着瓦尔特，然后疯狂贪婪的往瓦尔特的墙角爬。

一串子弹射在他们脚边，崩起的石屑划中了瓦尔特的脸。工兵的后背被打中了，他握枪的手无力的垂下，他盯着瓦尔特，疯狂的表情忽然转化了哀求，瓦尔特读着对方灰色的嘴唇，看懂了工兵在说“救我”。他伸出手。

枪弹声盖住了所有动静。

瓦尔特试着咧了一下嘴，做了一个他能做出的最接近微笑的表情；工兵的眼睛被一件闪亮的东西点燃了，他试着回应一个微笑，但是下巴磕在石头上，瓦尔特抓住他的手腕，用尽力气强盗般的夺走了他的手枪。

对方的指甲在他的手上留下了一条血道子，但是没能阻止瓦尔特扣开他的手指。

工兵的眼神里有一瞬间的错愕，接着变得恶毒，他鼓起最后的力气向瓦尔特爬过来，那双恶毒的眼睛死死盯着瓦尔特，背后的血随着他每一次努力前进漫开，把绿色迷彩服浸成黑色。

“去你妈的。”

瓦尔特扛起他的表姐，艾尔达已经彻底晕过去了，他们摇摇晃晃的跑出墙角，一串子弹跟在他的脚后。那个工兵像个沙包似的被打死了。

“跑！”

“快跑，瓦尔特！”

那是菲利波维奇先生，他探出了那块混凝土冲瓦尔特大声招呼着，他们会合，紧接着继续跑。菲利波维奇先生领着他们进了一条巷子，紧接着那条巷子的尽头拐出来一台运兵车，距离他们只有五十米。

菲利波维奇家的逃亡者们彻底完蛋了，他们走进了死路。

一颗装在运兵卡车上的探照灯转过来，把瓦尔特晃得看不清路。兹拉塔在他旁边摔倒了，他蹲下乱摸，试着把小女孩拉起来，但是她的母亲手脚更快。一颗炮弹落在他们附近，瓦尔特被冲击波震得坐倒在地。

交火的双方呼叫了炮兵。

炮弹一颗一颗落在他们附近，大多数砸在建筑上头，瓦尔特和艾尔达蜷缩在一起，混凝土碎块落在他背上，震得他内脏疼。

等到这一轮轰炸结束的时候，已经没有一支枪在响，步兵们哑火了。瓦尔特站起来，看到运兵车整个被炸没了，那里着着火，地上多了一层黑东西，战场上一点声音也没有。

然后瓦尔特听见身边有人在叫他。

“过来！”

两张人脸从街转角后面的防空洞里探出来，那是米兰科·伊厉奇和他父亲。

“快过来！塔西奇，瓦尔特，快跑！”

第九章 伊厉奇们

“快钻进来！手脚快！”

瓦尔特笨拙的从防空洞的楼梯上把艾尔达递到底下他的父亲手里，他走在最后一个。在他身后，萨拉热窝的夜战重新打起来，枪弹嗖嗖的划开空气，带走萨拉热窝人的命。

这会的天空是紫色的。

成百上千灵魂腾空而起。

希望总有个宗教说的是真的，瓦尔特想，让这些灵魂有路可走。

米兰科反锁上大门，接着揉了一把他的头发。

“可算还活着呢，你这小子？”

瓦尔特盯着他，那张青涩长着雀斑的脸。米兰科给了他一个嘴巴，然后拼命拥抱了他。

防空洞里又温暖又安静，米兰科·伊厉奇的拥抱勒得他呼吸发紧。

“米兰，我喘不过气来了——”

“你他妈的疯了。外头都在打仗呢，瓦尔特，你怎么总是闹不明白什么时候呆在家里？”米兰科松开了他，满面笑容，他伸出手，搓瓦尔特被打肿起来的脸颊，“瓦尔特，瓦尔特——”

“下来！小伙子，快下来帮忙！”

米兰科·伊厉奇的父亲在楼梯底下喊他们。

老伊厉奇是个雄伟的男人，下巴宽阔坚实，条纹衬衫领口敞开，露出了被老酒灌红了的脖子和胸口。瓦尔特经过的时候，他拍了拍瓦尔特的后脑勺。

防空洞的空间很大，但是只有一盏灯亮着，或许发电机不够用。瓦尔特走下楼梯，所有人都围着昏卧着的艾尔达，让瓦尔特几乎插不下脚。*

“我没乱跑，我们打算逃出萨拉热窝。”瓦尔特在水管那接了半杯水，交给他妈妈。米兰科·伊厉奇举着手电筒，他父亲正扒着艾尔达的嘴巴使劲往里瞧。

“去哪？”“先逃出去，然后——或许会去奥地利。”

“那咱俩可就没法一块拿欧洲冠军了。”米兰科笑了一下，然后把手电筒调到最大，“我们打算去贝尔格莱德。”

那支老手电筒被他拧得吱吱响。

“贝尔格莱德？”菲利波维奇先生把外套脱下来，接着艾尔达咳出来的血。外套很快染满了。

“老同事帮我在贝尔格莱德找了个差事，比起咱们这当然不怎么样，但是好歹是个差事。”老伊厉奇先生沾水的手帕擦干净了艾尔达的脸，“这姑娘怎么回事，怎么造成的出血？”

菲利波维奇先生看向瓦尔特。

“我不知道——她是在被送来之前受的伤，”他结结巴巴的试着回忆昨天傍晚发生的事情，“她在我们地下室过的夜，睡了一觉，接着白天都没再咳血——”

“怎么睡的？什么姿势？”伊厉奇先生敏锐的打断他。

“枕着我的腿——脑袋枕着我的腿。”这件事瓦尔特记得很清楚。

“那我们就照做。”

“来吧，快把她上身垫起来。”

老伊厉奇是个颇富行动力的男人，他摘下了自己脖子上挂着的公文包，枕在艾尔达脖子底下。*

他们在艾尔达身子底下堆了好些东西，菲利波维奇先生和伊厉奇先生的公文包，兹拉塔的电吉他盒，把艾尔达整个人靠着墙支撑起来。*

“没法确定是什么地方内出血，应该是从这里往上，”老伊厉奇比了比自己隔膜和最后几道肋骨的地方。

“我这里有些止血的药，等她不咳了，就可以吃。”

“谢谢，萨沙。”

萨沙。

而不是亚历山大。

菲利波维奇先生用的是略称。

“谢谢？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

老伊厉奇一脸不满意，他走到水管前头，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多少年了，塔西奇？”

自来水有些溅到瓦尔特胳膊上。

“六八年，我头一回见你。”

“可不是吗，六八年？真够久的。”老伊厉奇把领口往下解开了一颗扣子，瓦尔特看到一道褐色宽阔的疤。

“怎么回事来着？咱俩初出茅庐，你刚进报社，我还在老城区的分局——”

“我还在当实习记者。”

菲利波维奇先生处在很放松的状态里，他的手腕架起，支着额头。*

“——没错，实习记者，”老伊厉奇用洗干净的湿手帕擦了擦脸，坐到了菲利波维奇先生对面，“我还记着那回事，你跑到安全局办案的地方，说要对中央委员贪污案搞什么调查。谁都知道那件事纯粹是政治上的把戏，唯独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小记者拼命紧追着不放。”

瓦尔特自己的记忆里没有这些事，所以他听得特别专心。

“然后你揍了我一顿，”菲利波维奇先生低着头，微笑一半藏在阴影里，“关了我两个礼拜。”

“没错，塔西奇，你肯定记得清楚，”老伊厉奇笑得更爽朗些，“有个女大学生天天来找你，给你送饭，整整两个礼拜。”

“后来呢？”兹拉塔在妈妈怀里听得认真，忍不住发问。

“后来？”

后来那女孩成了我妻子。

塔西奇满脑子是大新闻，而我满脑子是那女孩，“伊厉奇先生忍不住他的得意，笑纹堆了满脸，”老萨沙赢得光明正大。”

米兰科显然大吃一惊，他从不知道自己是这么来的。

“我们后来有些年没说过话，塔西奇没来我的婚礼，我也没去他的。直到你们出生之后，我们俩才重新有了交情，”老伊厉奇看着米兰科，眼神朦胧失焦，“有一天我在青训队的观众席上站着，看你们两个小伙子抢球，塔西奇沿着台阶走上来，他没注意看人，走到面前才看见我。他已经走过了头，而我不愿意走开，我们只好面对面傻站着，一会之后，我受不了了，我问他——”

“问我‘有烟吗？’”菲利波维奇先生接上了话，瓦尔特发现他在朋友面前少见的话多，“萨沙吓了我一跳，不过我说有——”

“结果那天塔西奇翻遍口袋也找到烟，倒是我兜里搁着一包新买的银河牌。”

南斯拉夫国安局的前秘密警察，亚历山大·伊厉奇，此时笑得像个孩子；他的朋友塔西奇·菲利波维奇先是微笑，然后微笑一点点延展成大笑，电灯在头顶滋滋响，他们都很高兴。

在萨拉热窝的地下，没有战争的地方，三个民族的人们坐在一起发笑。

他们坐在一起发笑。

艾尔达咳嗽起来，瓦尔特起身去看；米兰科在问“那天我们进了几个球？”；“肯定被人灌了不少。”菲利波维奇先生这么回答他。

“那女孩喉咙被血堵住了，给她点水喝，”老伊厉奇凑过来，捏着艾尔达的下巴看了看，“好在出血不多。”

“你怎么想到进防空洞来的，伊厉奇叔叔？”

“这是防核洞。给苏联核弹预备的。”

老伊厉奇晃了晃手里的钥匙，然后冲瓦尔特眨眨眼，“我从老早就开始准备了。要是你当了三十年秘密警察，你也得留一手。”

“这女孩差不多了，把行李拿走吧，叫她睡得舒服点。我去找点烟。”

瓦尔特小心的扶起他的表姐，大家伙把自己的行李收拾起来；老伊厉奇钻进柜子里寻找香烟，母亲塔尼亚搂着，亮着的地方不够大，大男孩们在楼梯上并肩坐着；菲利波维奇先生从自己的公文包掏出一本册子，皱着眉头看了一眼。

他脸色变了。

他朝瓦尔特扫了一眼，眼神凌厉得吓人；然后菲利波维奇先生用身体挡着，手指捏着册子迅速的把它塞了进去，把那个包扔到了地板上。

那不是他的包，那是秘密警察的。

“什么事，塔西奇？”老伊厉奇在最后一刻问到。他转过头来，抛给菲利波维奇先生一包烟。

“没事——没什么，我差点拿错了公文包。”

“你还是老样子，走到什么地方都想着写稿。”老伊厉奇点上烟，抓起菲利波维奇先生的包递给对方，“这次有什么文章？那些年抓你的时候，我可见识了不少高谈阔论，后来萨拉热窝局专门给你建了一个档——”

老伊厉奇不说话了，他看着地板上。

他看出来他自己的包位置变了，可他没有开口问。

秘密警察的嘴角抽搐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个局促的笑，叫儿子去把地上的行李赶紧收拾起来，他抽了一口烟，又焦躁的掐灭。

连瓦尔特也看出来他在伪装。

“是篇好文章。”菲利波维奇先生站直，他盯着老伊厉奇，眼神直率果断。

“什么？”

“关于我们的政治，冲突和战争，关于我们矛盾的根源，关于我们为何不得不彼此屠杀。”

菲利波维奇先生从他的公文包里抽出手稿，递给瓦尔特。

地下室里安静了片刻。

在瓦尔特的感觉里，这安静格外漫长。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有职责。”

老伊厉奇再开口的时候，好像他已经做好了什么准备。

他垂首坐在椅子上，捂着脸，哪怕菲利波维奇先生没看他，“今晚过后我们两家人会各奔东西，好好睡一觉，塔西奇，算我求你，别管了。”

“念念吧，”父亲的回应让瓦尔特费解，但是他和老伊厉奇之间似乎有种剑拔弩张的默契。

菲利波维奇先生穿上了西装外套，他转过去面对墙，手撑着桌子，没人看得见他的脸，“念念吧，瓦尔特。”

“我不想听。”

老伊厉奇说得毫不委婉。

他撤下手，秘密警察的精神一瞬间回到他身上，让他变得仿佛尸体般冷酷。他紧抿着嘴。

地下室里的空气不再流动了，连兹拉塔也明白不对劲。

老伊厉奇掏出手枪。

瓦尔特掏出他的。

刚抢来的枪冰冷硌手，他不知道自己打不打得准，但现在箭在弦上。

菲利波维奇先生走过来按下他拿枪的手，把手枪揣进裤兜里。

然后他说话了。

“我希望你能听听那篇评论。”菲利波维奇先生现在反而轻松下来，“我希望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老伊厉奇没做声。

而菲利波维奇先生拍了拍瓦尔特的肩膀。

瓦尔特拿着那篇手稿，他的手指有些颤抖，米兰科从楼梯上站起来，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瓦尔特开始读。

从第一行。

“曾经...

曾经有一个时代，记者的责任是向人民撒谎.....

第十章 被杀害的知识分子

“曾经有一个时代，记者的责任是向人民撒谎。”

菲利波维奇先生转过身去，面对着墙壁站着，双手插着兜。

瓦尔特看得见裤兜里他抢来的手枪正被菲利波维奇先生的右手紧紧攥着，手指被压得泛白。

老伊厉奇蹲在房间另一边，他交叉着手，领口完全敞开着，枪口顶在他自己的大腿上。

瓦尔特读下去。

“我们都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们记得住，”稿子上的铅笔字写得很工整，“我们”这个词被重重的划了线，“我们记得高官们走私，记得他们转移资产，记得食品短缺和秘密警察。

.....作为一个记者，我，塔西奇·菲利波维奇，并不光彩.....我编织谎言并一遍一遍的重复它们，我和迫使
我撒谎的人一样卑鄙，我以为生活会照常这样下去，我以为好日子还在后头。我错了。”

伊厉奇和菲利波维奇家的人们不出声，只有瓦尔特手里的稿子蟋蟀的响。

“我不要再撒谎了。我将不再是南斯拉夫人，我将最后一次在解放报上刊登文章，也是第一次诚实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是很长的一段话，笔迹渐渐变得潦草，近乎愤怒。

瓦尔特深吸一口气。

“我在思索.....

.....战争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人民吗？为了民族吗？

人民在哀嚎，炮弹毁了我们的房子，人们被关进集中营去，朋友和家人被划到你死我活的两个阵营。

谁站在这些矛盾背后？谁在挑起仇恨？

谁，藏在地堡里，号召人民投入一场绝望的战争，让他们精疲力竭，毫无意义的死去。

我们有很多名称呼他们——孩子们，影子们，不能提名字的人。

国家总统。

我们人民弄丢了自己的祖国，在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或者波斯尼亚语里，都只有一个词语描述这件事——耻辱。

但是我们要了解清楚，所有共和国之间无限的内斗，那些煽动仇恨的行动背后的黑手，他们才是真正的罪人。

在萨拉热窝或贝尔格莱德，当权者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狡诈，最丧失人性的骗子；他们叫人民丢了工作，他们叫货币贬值得飞快，他们竭尽全力掏空了南斯拉夫，被他们背叛了的人民怨声载道，然后他们终于想起了民族主义，终于想起了还有愤怒的工人，负债的农民，绝望的青年人。他们说，‘去吧，敌人在那边。’

于是这一天，有人敲门，对你说，‘听好了，同志。专家决定要把你抓走送死。’

领袖们肢解了南斯拉夫，人民替他们流血——无论波黑最终独立或者加入塞尔维亚，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那只是彻底的谎言和一厢情愿。

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当你以为这是一场圣战，当你被狂热笼罩不再往身后回望，当你的墓坑冰冷而沉寂，当你的尸体被焚烧成灰，随风消逝；领袖们会从地堡里爬出来，登上阶梯，狡黠又的对世界挥手——谢谢你——”

老伊厉奇霍的站起身。

接着他大步穿过房间，夺过手稿撕得粉碎。

菲利波维奇先生转过身，鞋跟下碾着木屑，眼镜被他放在衬衫胸前的兜里。

“撤回这篇文章，塔西奇。”秘密警察从腰带上解下一副手铐，“别逼我。”

“逼你什么？”

“我总归是个塞尔维亚人。”

老伊厉奇在流汗，灯光摇晃，他显得苍白浮肿。年岁已经深刻的改变了他，蓄起来的胡子已经遮不住下巴，秘密警察臃肿松散得仿佛一台濒临解体的机器。*

“我已经把它交出去了，就在白天。”菲利波维奇先生显得很放松，两只手插在裤兜里，他甚至微笑着，“萨沙，你现在打算做什么？把我绑架到贝尔格莱德去——”

“你说什么？”“我说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

老伊厉奇几乎跳起来，现在轮到他措手不及了。

贝尔格莱德。

瓦尔特一时没能搞明白那座遥远的城市与眼前的剑拔弩张有何关系，可老伊厉奇甚至紧张得结巴起来。

“老伙计，你在说什么呐——”

菲利波维奇先生从桌子另一侧拖过秘密警察的公文包。他的手指从里面夹出一本册子，然后是另一本。

现在瓦尔特看清了，那是萨拉热窝人的户口册，和一本精细标注过的城市地图。

地图上红线蜿蜒，标写了萨拉热窝城防军设定的防线，绿色的圆圈圈出避难营地。

“我在说这个。”

汗水如溪流般从老伊厉奇的额头流下，在他对面，塔西奇·菲利波维奇锋锐得仿佛临刑前的刽子手。*

他质问着秘密警察，声如洪钟。

“我在问塞尔维亚人承诺了什么，让一个老萨拉热窝警察背叛他的城市和人民？我在说四分之三个萨拉热窝的地图和整个多布林尼区的户口册，塞族人要这些干什么？他们要进行大搜捕吗，还是建造十万人集中营？我操你妈，萨沙，你是个叛徒——”

咔嚓。

菲利波维奇先生的质问被子弹上膛声打断了，老伊厉奇的手枪对着他的额头。

男人们对峙着。

白炽灯忽明忽灭，兹拉塔的啜泣和发电机的滋滋声让人心烦意乱。

现在老伊厉奇反而笑了起来，用一只手把领口的扣子挨个扣上。

他不再虚弱，多年和苏联间谍较量早已铸就他的铁石心肠，现在站在防空洞通道里的是个彻头彻尾，气焰嚣张的恶棍。

“我该告诉你认清现实。塔西奇，萨拉热窝的警察系统都被渗透烂了，你们的政府也一样。你们赢不了这场仗，萨拉热窝也许能守住好几个礼拜，可其他地方你们赢不了，克罗地亚人靠不住，他们都跑光了！”老伊厉奇啪得把户口册甩到桌子上，气愤让他膨胀起来。

“塞尔维亚人终究会拿回他们应得的，你只是个写稿子的，塔西奇，我劝你别插手。”

菲利波维奇先生脸上的笑再没有了。

他没想到他的老朋友冥顽不化。

“我不会放任我的城市落入敌手——”

“那你该去参战，和那些紧急征召入伍的炮灰站在一起。”秘密警察脸上浮现了讽刺的笑，“你一向如此，塔西奇，用高谈阔论掩饰胆怯——永远高举旗帜，绝不冲锋陷阵——”

菲利波维奇先生脸色变得涨红，他的手紧握着，几乎把枪从兜里整个掏了出来。

咳。

咳咳咳。

艾尔达忽然疯狂的咳嗽起来，母亲和瓦尔特扶住了她，米兰科端来了水。

每个人都喘了一口气。

有那么一两分钟，然后对峙中的男人们冷静下来。

“抱歉，塔西奇。”秘密警察喘了一口粗气。

菲利波维奇先生低垂着头。*

“我以为——你会悔改，你以为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人们死亡，失去挚爱，根本毫无意义——”

“这就是你的意思，你和你那篇文章？装模作样的批评这个联邦的所有独裁者，可你我都清楚你在混淆视听，南斯拉夫的法定主席还是米洛舍维奇，无论波黑总统还是克罗地亚人的头儿都按着宪法发过誓。你也清楚，许多勇敢的人为了保卫南斯拉夫的完整献出了什么——归根到底，你是在为叛国罪行做辩护。”

秘密警察并不习惯用这样的语气说话，可他的话里听得出决心。

“这是我最后一次劝你，忠诚是个好品质，塔西奇。忘了这件事，明天以后我们不会再见了——”

“正直也是。”

菲利波维奇先生脸上已经没有了表情。

瓦尔特清楚他已经为什么事做好准备，准备好放手一搏。

“正直的人会忠于他的祖国。”

“他也应该忠于他的人民。”

老伊厉奇叼住一支烟，用一只手点燃；菲利波维奇先生掏出手帕擦了擦手指。两个男人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最终陈述。

菲利波维奇先生举起手枪。

砰。

又一声砰。

两声枪响的间隔很短暂，等瓦尔特再睁开眼的时候灯已经不亮了，发电机漏出的柴油

一具躯体咣当倒在瓦尔特的怀里，有人摁亮了手电，光斑晃得瓦尔特晕头眩目，然后他看清怀里的人是菲利波维奇先生。*

瓦尔特有点想吐，血腥气浓得叫人恐慌。

菲利波维奇先生还在喘气，他的血顺着领子滴在地板上，那里正好落着一片手稿。

纸片上字句抄写得很整齐，是一首诗。

...那些把肉从桌上拿走的人，教导人们满足。

米兰科·伊厉奇拿着手电筒，难以置信的跪着，呕吐物在他膝盖下四散喷溅；

...那些获进贡的人，要求人们牺牲。

老伊厉奇面色苍白，张着嘴似乎要辩解什么，但是最终没说一个字；

...那些吃饱喝够的人向饥饿者，描绘将来的美好时代。

艾尔达睁着眼，一双手死死抱住兹拉塔；

...那些把国家带到深渊里的人，说统治太难，普通人...不能胜任。

“不！”

滚烫的悲恸撕裂了萨拉热窝枪火交加的夜晚，秘密警察在这样的悲恸面前全无力量，他们感到恐惧和虚弱，屁滚尿流的试图逃出这防空洞。

母亲挥出木椅子的一击，“混蛋！你杀了我丈夫！”

菲利波维奇先生的头颅垂在瓦尔特的怀里，他最后一刻的目光死死盯着他的妻子，先是难以置信，接着一股愤怒冲上来占据了他褐色的眼眸，瓦尔特感觉到他把手枪交到了自己手上，接着就不再动弹。

菲利波维奇先生用尽了他最后的力量，死了。

接下来瓦尔特的灵魂被整个抽了出来，他成了他自己的旁观者，他握着手枪，跌跌撞撞冲上防空洞的楼梯，米兰科和他的秘密警察父亲在他前方狼狈逃窜。瓦尔特气喘吁吁的追上去。

等他来到地面的时候，他发现天已经快亮了。

有人在几条街之外交火，他所在这条街上的房子都已经被点着了，有个婴儿在那些房子里哭，他瞄准秘密警察的背影发疯般一口气打空了弹夹，老伊厉奇踉跄了一下；瓦尔特没注意到秘密警察倒下前抛回了一枚手雷，接着它在瓦尔特身旁爆开。

瓦尔特一瞬间看不见也听不见了，双眼如蜂蜇般刺痛，他再也听不见枪炮和婴儿嚎哭的声音。他失去重心，重重摔倒在马路上，一行液体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摸索着，发现是自己耳朵流出的血。

一颗闪光震撼弹在他身边爆炸了。

瓦尔特趟在孤零零的街道正中，黑暗和刺鸣环绕着他，他徒劳的扣动扳机，但感受不到子弹击发。他像是个孤儿，感官抛弃了他，遗留他自己在大千世界之中，他想哭泣，眼泪像是沙砾般刺痛他。

然后他感觉到有人把枪口插进他的嘴里。

距离瓦尔特二十米的地方，T-34-85停在十字路口，仿佛在等红绿灯。

一个小步兵班集结在坦克前头。

他们之中军衔最高的人从瓦尔特的口袋里摸出他的证件，征兵通知掉了出来，在围着瓦尔特的士兵手里传看了一圈。

“他是波斯尼亚人，我看过他踢球。”

围着他的一个士兵这么说。

“你打算带他回去，罗曼？”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兵从坦克里探出头来。

罗曼点了点头。

他拿着步话机，下达了连队撤退的命令。他的士兵从地下室里带走了瓦尔特的家人们。

1992年4月5日，萨拉热窝陷入了战争。塞族警察点燃警察局并且占领了内务训练学校；被武装起来的塞族汇合了围城军队，包围了议会大厦，游行抗议的人们在阳光下被射杀；地堡里的伊泽特贝戈维奇签署了总统令，全国所有预备役男青年在这一天被征召入伍；波黑政府军决定弃守多布林尼区，三分之一萨拉热窝失守。

十二座集中营在萨拉热窝东部的塞族控制区建立起来，很多人从此失踪，当那些集中营的大门被再次打开的时候，人们发现了还幸存着的女人。她们经受了经年累月的强奸。